

独孤门下 著

之 ③

人狼变

长安三怪案



译林出版社

独孤门下 著

长安·怪谈

之

人狼变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长安三怪探之人狼变 / 独孤门下著. —南京:
译林出版社, 2016.1
ISBN 978-7-5447-5606-8

I. ①长… II. ①独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59095号

书 名 长安三怪探之人狼变
作 者 独孤门下
责任编辑 陆元昶
特约编辑 王秀莉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 640×960毫米 1/16
印 张 14.25
字 数 153千字
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5606-8
定 价 22.8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一轮圆月，挂在高高的天空。

寂静的长安城内，白日的喧嚣繁华，全然被夜色吞净，空无一人的街道，只有打更的梆子声和偶尔传来的狗叫声。

时间差不多了，韦若昭端起一盘晚饭时剩下的饭菜和特意收集的肉骨头，出了房门，蹑手蹑脚来到荣枯地酒店后园院墙一豁口处，环顾四周见无一人影便蹲了下来，轻声学起狗叫。

不多时，月色中蹿出几只流浪野狗，先后从豁口处跳进园内，朝韦若昭的身边望了望，见韦若昭毫无敌意，手中端着的盘子飘过阵阵诱人的香气，其中一只胆大的野狗试探性地一步一步挪到韦若昭面前，头伸向盘中，叼出一块骨头，香甜地啃起来，其他狗见状一拥而上抢食起来。

韦若昭将盘子放到地上，看着脚边的野狗们抢食，不禁露出开心的笑容。“吃吧，可怜的小乖乖们，大家都有，谁也不许抢。”

旁边楼上独孤仲平的小屋传出来悠扬的古琴声，乐曲先是轻柔婉转，如行云流水，继而变得激昂顿挫，如江河奔腾，说不尽

的千言万语尽在其中。

韦若昭听见琴声，脸上露出向往的神情，虽然还读不太懂独孤仲平和他的琴声，但少女的情愫和敬慕早已埋在心中，望望天上的圆月，一抹红云爬上了韦若昭的脸颊。

一只大个的黄色野狗吃得得意，不禁仰头向着月亮呜呜嚎叫起来。韦若昭赶紧朝它摆手，道：“嘘！大黄你不许吵，好好听我师父弹琴。”

大黄毫不理会韦若昭的警告继续叫着，引得其他几只野狗也跟着叫起来。

“嘘——你们再吵，我就不带吃的来了！”韦若昭说着，就端起了盘子，众狗立刻安静下来，眼巴巴地看着韦若昭。“这就对了，你们要做好狗，又不是属狼的，月亮一圆就要叫。”

韦若昭这才将盘子放下，众狗上前继续安静地吃起来。

“你们听，多美的琴声，可惜只有月圆的时候才能听到……”韦若昭再次抬头望着独孤仲平的阁楼，渐渐陷入遐想之中。

二更天时，寂静的夜空里远远地传来一声凄厉的狼嚎，天边的乌云渐渐围拢上来，刚还圆圆如银盘似的月亮变得模糊不清，一会儿便消失在云层里。

小买卖人王朗挎着包袱，背着斗笠，缩着脖子，拐进一条小巷。

今日一大早天刚亮，他赶到城外二十里的张家铺，送去了客人要的货，等结完账，已是未时。看天色还早，又在张家铺附近的两个小镇转了转，订出一笔小生意，定好三日后给买家送来，

这才往回赶。进城时已快到关城门时间，匆匆用过晚餐，他又赶到同一坊内的兄弟家，看望生病的弟弟，一天的忙碌很是辛苦，拖着疲惫的双腿急急往家赶。

忽然，他似乎听到了狼叫，赶紧四下看看，却没什么动静。“不要吓我啊！”王朗嘴里念叨着，自己也觉好笑，这里是繁华的长安，大唐的都城，怎么会有狼呢？他继续往前走。

一阵阴风伴着说来就来的大雨席卷而来，道旁的树叶沙沙作响，豆大的雨点重重地敲打着青石地面，王朗赶紧戴上斗笠，加快了脚步。

暴雨中，一只狼的爪子轻轻地抠着树干，摩擦着，似乎等得已有些不耐烦。爪子上覆盖着长而硬的刚毛，是如假包换的狼毛，很好地隔绝了雨水，并无湿漉漉的感觉。

沙沙作响的树影，加上哗哗的雨声，王朗左右看看，莫名地觉得有些心怯，脚下的步子也越来越快。

树影葱茏，浓密的枝叶在黑暗中宛如帐幔。王朗刚刚走到一棵大树下。狼爪在树干上猛地一点，接着巨大的狼身一纵，从树上腾跃而下。

王朗被从天而降的巨狼吓呆了，恐惧万状的他刚刚要出声，就被硕大的狼扑倒在地。

巨狼疯狂地撕咬，王朗的衣襟和血肉在尖利的狼爪下一片片飞散开来。惨叫伴随着低沉的狼吼，但很快都沉寂下去。

狼头朝王朗的脖子俯了下去，一双碧油油的眼睛闪着幽幽的光。

但见王朗的尸身一动不动地躺在了地下，血从他身子旁边慢

慢向四边流出，和着雨水，很快殷红一片。

硕大的狼爪从王朗身旁走过，小心地避开了血水。

王朗恐惧的眼神直直朝向天空。此时雨渐渐停了，乌云散去，朗朗明月又露了出来。

金吾卫右街使庾瓚和夫人裴氏躺在床榻上睡得正香，一阵咚咚的砸门声传来。

管家在门外叫道：“大人，快起来呀，韩捕头来了。”

庾瓚睁开惺忪的睡眼，欠起身，侧耳听听。“庾大人，快起来吧，出案子了！”这是金吾卫捕头韩襄急促的声音。

“什么狗屁差事，半夜三更还不让人安生！”裴氏这时也被惊醒了，她翻了个身，不满地抱怨起来。

庾瓚起身，一边寻找火石去点床头的蜡烛，一边还嘴：“狗屁差事，还不是你爹给安排的？”

“你要是有本事早升上去了，也不用天天和死人打交道。”裴氏毫不客气地回敬道。

庾瓚强睁睡眼，点亮蜡烛，开始往身上套官袍，他懒得和裴氏拌嘴，便道：“他们要半夜死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接着睡吧，我去去就来！”

他说着手持烛台，走出房间，外面管家与韩襄已经等得不耐烦，韩襄一脸惊惶，不时地用手去抹脸上的汗。

“人命？”庾瓚低声问。韩襄连忙点头。

庾瓚其实已经从韩襄的架势上看出一二，这家伙跟着自己不是一天两天，能让他这大半夜心急火燎跑来的定然不是小事，

庾瓚想着，脸上却还故意摆出漫不经心的模样，道：“又不是头回见死人，慌什么？”

“死人见过，可没见过这么死法的……”韩襄的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怯意，“您还是去看看吧……”

“能有什么蹊跷？”庾瓚嘟囔了一句，神色却也变得严肃起来，“半夜三更净折腾人，但愿是个有钱的，不然夜宵钱都没地儿开销！”

城市的另一边，几个金吾卫士举着烛台、灯笼一路小跑来到荣枯酒店门前，叫开店门，直接来到韦若昭的房间前。很快，韦若昭披着金吾卫的制服从屋里出来。

“有案子了？”

敲门的金吾卫士点点头，道：“大人请独孤先生赶紧过去看看！”

韦若昭却摇头，道：“我跟你们去。师父夜里弹琴喝酒，弄到很晚，刚睡下。”见对方还有些迟疑，韦若昭又道：“再大的案子也就是先勾个图嘛！你这会儿去叫师父，就算把他弄起来，脑子也不清楚啊！”

金吾卫士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，就引着韦若昭往案发现场赶去。

雨已经下透了，月亮又悄悄钻出云层，长安城到处湿漉漉的，空气中弥漫着水汽，映衬得一轮明月朦胧而惨白，倒是也别有一番景致。

几名金吾卫手举灯笼火把脸朝外围成一圈，把王朗的尸体照得通明。乍作许亮正俯着身子，仔细查看着。

庾瓚扭着肥胖的身躯赶过来，探头看去，只见王朗的胸腹已

经被彻底抓烂，内脏流了一地，喉咙处被咬开个大洞，仿佛又开了一张嘴。

见此惨状，见惯了死人的庾瓚也抑制不住地一阵恶心，立刻转过身子，一股酸溜溜的东西直冲到嗓子眼，他忙掏出手绢捂住了嘴。

许亮瞥了他一眼，蔑视的嘴角微微上翘，道：“别吐在这儿，和他肚里的食儿搞混了，查不清楚！”

庾瓚只得走开几步，前后摇晃几下身子，捂着口鼻，闷声闷气地问：“这是什么弄的？”

“也许是一只老虎请了一只熊、一只豹、一只狼，吃了顿点心！”许亮没好气地嘟囔着，他一时也弄不清这可怕的伤口到底是什么造成的。

韦若昭这时背着画箱从远处跑来，气喘吁吁，边跑边叫着：“我来了！我来了！”

庾瓚、许亮同时将疑惑的目光投向韦若昭，庾瓚道：“独孤先生呢？”

“师父喝醉了，我来顶他一下！”韦若昭信心满满地答道，可说着只转头看了一眼尸首，立刻脸色大变，急忙扭过脸去，接着就呕了起来。

“别吐在我这儿！”许亮气急败坏地喊起来，韦若昭赶紧点头跑出几步，冲着墙角吐了几口。但见她用袖子擦了把嘴，接着便反身回来，摸出个手绢，系住口鼻，摊开画箱。

庾瓚和许亮有些吃惊地看着韦若昭，又互相对视一下，又各自以疑惑的眼神望着她。

“韦姑娘，你这行不行啊……”庾璘很是担心，又唯恐自己的话说得重了，犹豫了半天才开口。韦若昭却一脸坚定神色，道：“庾大人您放心吧，我能行的！”

庾璘这才将信将疑地点点头，道：“……那行，画仔细点儿！”

韦若昭刚拿出画具准备绘图，韩襄这时领着两个人气喘吁吁地跑过来。

“大人，快，快，隔壁，嘉会坊……”

“嘉会坊？”庾璘一愣，“嘉会坊怎么了？”

韩襄紧张得几乎语无伦次，道：“又……又死了一个，和这个一模一样……”

二

天刚蒙蒙亮，荣枯酒店内阁楼中，独孤仲平睡得正香，突然间感觉有人用力地摇晃他。独孤仲平睁开睡眼，见是韦若昭，又合上了眼睛。

“嗨，乖徒弟，天刚亮呢……”独孤仲平嘟囔着，翻了个身想要继续睡去，却被韦若昭一把抓住，硬拖了起来。

“有案子了？”独孤仲平刚想抱怨，但见韦若昭正一脸严肃地瞪着自己，顿时清醒了不少，“这个案子很重大，而且很棘手？”他边说边坐直了身子，晃了晃还有些沉重的头，“也差不多，我是觉得该来个大案子了！”

“这也是能觉出来的？”韦若昭不禁好奇地看着独孤仲平。

独孤仲平只一笑，道：“你可以把全长安的凶犯想象成一个人，他永远抓不住也杀不死，那么干完一桩之后，他或许会歇一阵，而当他忍到忍不住的时候，自然就会再干一桩。”

韦若昭想了想，点头道：“我也有这种感觉。可是，说实在的，和这样一个人斗才能让我感觉兴奋！”

独孤仲平想不到韦若昭会这样回答，看着她跃跃欲试的样子却是一愣，半晌方喃喃地道：“那是因为你还年轻啊……”

韦若昭却未曾注意到独孤仲平五味杂陈的语气，径自拿出两张自己画的图递过来，说：“师父你看，这是我画的！”

独孤仲平稍瞟一眼，虽然那两张图画得不甚高明，但尸体血肉横飞，肠破肚流是画明白了。独孤仲平将图放到了一边，摇头道：“有时候也不必画得那么仔细嘛！”

韦若昭指着图认真地道：“这两个人都被开膛破肚，喉咙也被咬开。老许查过了，说像是一只或几只猛兽咬的，但说不上是什么猛兽，而且……”她不禁咧咧嘴，强忍着胃中条件反射似的翻江倒海，“老许说，他把这两个人被撕碎的内脏和肚里的食物点了一遍，没有少什么，只是被撕碎了。”

“一夜间死了两个人？”独孤仲平已经穿好了外袍，到屋角的脸盆里撩水洗脸，“而且是同样的方式？”

“嗯，这两个人死的时间都是夜半丑时左右，一个在嘉会坊，一个在相邻的延福坊，只隔几条街。嘉会坊这个人老许还认识，是金匠曾大头；另一个问了坊正，说是叫王朗，是背包袱串大户做小买卖的。庾大人怕吓着百姓，叫把尸首弄回衙门了，没留现场。”

“他倒是难得聪明一回！”独孤仲平笑着放下手巾，“我们走吧！”

“去衙门看尸首？”

“不！老许点过数的东西，错不了！”独孤仲平一笑，“去现场！”

师徒二人很快便来到延福坊王朗遇害的地方，望过去整洁的巷子已有行人走动，看不到一丝发生过惨案的痕迹。

韦若昭站在已经被清干净的王朗尸首处给独孤仲平比画着。“就在这儿，这样躺着。所有的那些都流出来，摊开在这儿。唉，可惜他们把这儿收拾得什么也没有了。”

“不会什么都没有，凶犯——也许是凶兽，气息应该还在！”

韦若昭很是不解，疑惑地问道：“师父，这种情况下，为什么你先来被破坏的现场，而不是去看尸首？”

“现在时辰正好，人少！”

人少？韦若昭看看四周，果然只有远处有零星的行人，可这又说明什么？再看独孤仲平并没有解释的意思，她只好带着一肚子不解跟着他朝不远处的嘉会坊走去。

嘉会坊的情形与延福坊没什么两样，人来人往的街巷里看不出任何发生过惨案的迹象。独孤仲平侧头看看后面的韦若昭，见她一副苦思冥想的神情，忍不住笑问：“怎么？还没想清楚？”

韦若昭不好意思地点点头。

“没关系。我可以给你提个醒。你好好想想，即使庾大人他们没把尸首弄走，现场也会被破坏，为什么？因为昨天夜里下了雨，很大的雨，你们到之前，很多东西就被冲走了。不过这也太巧了，凶犯或者凶兽也太走运了，那么也许……不过我们可以先把这点放下。我为什么还要来现场？因为出了两个同样的死人，同样的死法，同样的时间，那就说明，这不可能是两桩案子。两个现场之间，一定有什么相同之处！”

韦若昭忍不住接茬道：“太一样的案子，一定是一桩案子！”

独孤仲平又笑了，道：“是狄仁杰说的，可惜他除了说过这一句正确的话，没破过什么像样的案子。他的书，你不要看了。”

独孤仲平指的是韦若昭时常去衙门里找从前的旧案卷来看之事，韦若昭也跟着笑了，道：“我知道！我早说嘛，狄仁杰要是活到今天，只怕连个小偷都抓不住！你说，庾大人是不是都比他强些？”

“庾大人嘛，倒是个例外。”

韦若昭听到这话哈哈大笑起来，独孤仲平也笑了，庾璿这个人虽没什么本事，但他即使人不到，也能给大家带来欢乐，也许这就是他最大的本事。两人又沿着巷子走出一段，韦若昭突然站定，朝地下努了努嘴。独孤仲平顿时会意。

“就在这儿啊？”独孤仲平一面轻叹着一面缓缓地转动身子，扫视着四周和脚下已经什么也看不出的普通地面，很快，脸上便浮现出有所收获的喜悦之色。

韦若昭已经很熟悉师父的这个表情，她知道独孤仲平已经发现了有用的线索，但却怎么也想不出可能是什么，不禁又是崇拜又是焦急，道：“发现什么了？”

独孤仲平却还故弄玄虚，道：“你也来试试！”

韦若昭知道独孤仲平又在试炼自己，于是学着独孤仲平的样子一边转圈一边四下打量，起初也没觉得这样做有何帮助，这里实在是长安城中太普通太普通的一条寻常小巷，可当她渐渐专心起来，便很快发现了端倪。

“树！都有树！”韦若昭兴奋地喊出了声。

周遭路人顿时将好奇的目光投向韦若昭。独孤仲平颇为满意地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你又进步了。”

韦若昭得到师父的夸奖自然很是开心，两人此时已经来到那棵大树下。韦若昭仰望着头顶的树冠，道：“师父，吃人的野兽是躲在这上面，然后下来的吗？”

“杀人的。你忘了，它什么也没吃。”独孤仲平若有所思地拍了一把大树，“得去弄把梯子来！”

韦若昭却摇头，道：“不用，我能爬上去！”

“什么，你会爬树？”独孤仲平仰望了下高高的树冠，不由得瞪大了眼睛。

韦若昭见他吃惊的样子忍不住扑哧一笑，道：“这有什么，来，帮我一把！”

独孤仲平上前屈膝，将信将疑地扶着韦若昭，而韦若昭踩着他的膝盖，三蹿两蹿地只一瞬便敏捷地爬上了那棵大树。

“小心点——”独孤仲平仰头朝上望着，神情有些忐忑。

见独孤仲平关心自己，韦若昭心中一热，笑了起来，但急忙忍住，说了声“没事”便继续沿着树杈往上爬去。

大树树冠的浓密程度超过了韦若昭的想象，她细致地搜索了好半天，果然在一处树杈间发现了一撮灰褐色的兽毛！韦若昭又向上爬了几步，再无收获，便顺树干滑了下来，还剩半人高到地面时，噌地一下跳到地上，得意扬扬地将那兽毛递到独孤仲平面前。

“还真是野兽，你看！”

独孤仲平接过来看了看，又凑到鼻子跟前闻了闻，却摇头

道：“到底是凶犯还是凶兽，现在还定不了！”

韦若昭想了想，说：“那我们应该再去那边的树上找找？”

独孤仲平故意面露苦笑，叹口气道：“徒弟太聪明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好事。”

两人随即又赶回延福坊命案现场，在一旁的那棵大树下，韦若昭打算如法炮制，但刚要上树，一个带着轻佻与不屑口吻的熟悉声音就在这时响起。

“哎呀，这一大早，就看见金吾卫的女差官在这儿爬树，看来长安城又不太平了！”

又是李秀一！这个洛阳来的私探！韦若昭急忙将手里的兽毛藏起，转身气哼哼道：“你别唯恐天下不乱了，我们就是在这儿随便看看的！”

李秀一却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啧啧，韦姑娘，你还不如我了解长安这些贱骨头百姓啊，他们太喜欢秘密的事，所以弄得城里没有任何秘密了。一个大雨和明月交替出现的夜晚，繁华的长安城里居然来了猛兽，接连咬死了两个人，而且开膛破肚。”他说着抬头望了望树梢，“看来这猛兽是藏在树上发动突然袭击的，太会挑地方了！”

“我还在纳闷，李兄怎么还不来，李兄就出现了。”独孤仲平不无调侃地看着李秀一，“想是昨天晚上也多喝了几杯？”

李秀一灼灼的目光却径自扫向韦若昭和她背在身后的手。“现在也不算晚，韦姑娘，你真的确定不把你手中的好东西给我看看？”

韦若昭白了李秀一一眼，道：“有本事自己去找！”

李秀一却哈哈大笑起来，摸出一只狼爪在自己的脸上搔弄着，同时说：“也好！不给看就算了！这案子太合我意了，我喜欢猛兽，而且对它们我可是有特殊的了解。”他说着又凑近独孤仲平，“独孤兄，游戏又开始了！”

“愿意奉陪！”独孤仲平始终一副不卑不亢的口吻，微笑应道。

看着李秀一扬长而去的背影，韦若昭忍不住骂了声“讨厌”，独孤仲平却若有所思地笑了笑，道：“你真的那么讨厌他吗？他可帮了我们不少忙呢。而且啊……”他说着停顿片刻，“他不来，我会寂寞的。”